

萌芽

50

MENGYA 年

精华本

50 NIAN JINGHUABEN · 小说卷一

小巷深处

Xiaoxiang Shenchu

陆文夫
王小鹰◎等著
张炜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MENGVA 50 NIAN JINGHUADEN

萌芽50年精华本

小说卷一

陆文夫 王小鹰 张炜◎等著

小巷深处



二十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巷深处/陆文夫等著. -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6. 4

(《萌芽》50 年精华本, 1. 小说卷)

ISBN 7 - 5391 - 3356 - 2

I. 小… II. 陆…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
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6417 号

小巷深处/陆文夫、王小鹰、张炜等著

责任编辑 彭学军

魏钢强

特约编辑 蔡贤斌

刘碧蓉

装帧设计 贾 嘉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邮编:330009

www. 21cccc. com cc21@ 163. 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80mm 1/16 开本

印 张 21

字 数 400 千

书 号 ISBN 7 - 5391 - 3356 - 2/1 · 851

定 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萌芽》杂志社留言

为纪念萌芽杂志创刊 50 周年,本刊编选了创刊以来历年的优秀作品并结集出版,命名为《〈萌芽〉50 年精华本》。目前所选编目著作人多数已经与本刊取得联系,部分未取得联系的,我们已经将稿酬转到中国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中心上海办事处,特在此公告,望作者以及读者朋友们互相转告!同时感谢广大萌芽作者和读者朋友们对本社的支持!

上海办事处地址:上海市绍兴路 5 号 邮编:100020

电 话:021-64370148,021-64370176 转 8305

传 真:021-64332452

联 系 人:包老师

萌芽杂志办公室电话:021-54032567

萌芽杂志社地址:上海市巨鹿路 675 号萌芽杂志社办公室 邮编:200040



目录 CONTENTS

(以作品发表时间为序)

总序:50 岁了,还是萌芽	赵长天(1)
“虎先生”	周嘉俊(3)
永不熄灭的火焰	灵 枫(9)
龙	李雪萍(19)
小巷深处	陆文夫(27)
一幅油画	李庆云(38)
寒夜的别离	阿 章(50)
雪	燕 苹(58)
海洋的主人	陆俊超(61)
风雪韩家山	潘 励(74)
罗小鹰打空靶	李亚白(83)
新来的公方代表	仁 之(91)
咱们的地委书记	新 文(98)
十年前的故事	刘兴沛(105)
羊场书简	丁仁堂(128)
我守卫在桃花河畔(中篇节选)	黎汝清(138)
在蔚蓝色的海面上	张士敏(148)
在高黎贡山宿店	李钧龙(156)
白云之歌	汪浙成(161)
天山脚下	刘进芝(172)
两个坦克兵	杨 旭(182)
开动机器	张伯洲(190)
螺旋	孙 颙(200)
马路求爱者	刘以琳(211)

目录 CONTENTS

大路上,希冀或者流浪·····	陈 希(218)
她,讴歌欢乐·····	蒋丽萍(225)
春到溪头荠菜花·····	王小鹰(236)
只要我们还活着·····	乔 良(244)
归途小夜曲·····	扎西达娃(254)
爷爷·孙子·海·····	杨显惠(260)
最漂亮的,是那只灯罩·····	王 璞(270)
导演之家·····	刘晓喻(278)
山楂林·····	张 炜(293)
黄果兰,更娇艳的黄果兰·····	谭力 昌旭(303)





50岁了，还是萌芽

赵长天

《萌芽》50岁了，依然还是萌芽。年轻的血液奔涌，使得《萌芽》永远年轻。

《萌芽》杂志创刊于1956年7月，是新中国第一本青年文学刊物。第一任主编哈华在创刊词中说：“我们选择了‘萌芽’作为刊物的题名，一方面是由于它本身就是代表着新生的意思；另一方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26年前，鲁迅先生曾经办过一个刊物叫做‘萌芽’，当时正是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时候。鲁迅先生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他办刊物，编丛书，搞文学团体，目的都是为了培养青年一代，‘萌芽’正是其中的一个工作。我们目前迫切的问题，正是要培养出大群文学的新战士，一批一批地加入到我们队伍中来。我们选择了‘萌芽’，正是为了纪念和学习鲁迅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文学青年的精神；对我们来说，也就是一种鼓舞和鞭策。”

50年来，《萌芽》一以贯之地按照创刊时确定的宗旨办刊。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年轻作家在《萌芽》发表了他们的处女作，并以此为起点踏上文坛。不久前去世的优秀作家陆文夫的代表作《小巷深处》就发表在《萌芽》1956年11月的下半月号。

1960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纸张供应困难，《萌芽》被迫停刊，至1964年1月改为月刊复刊；1966年8月又因“文化大革命”再次停刊，至1980年1月复刊至今。在第二次复刊以后的25年里，中国文学界新涌现的优秀作家几乎都在《萌芽》留下了他们最初的足迹，这使我们感到骄傲。

1996年1月，基于时代的变化，《萌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版，更强调文学的普及和推广，更多着眼于提高青年人的文学素养，占领文化市场。改版至今也已经整整10年了，实践证明这次改版是成功的，《萌芽》杂志的发行量稳定在50万份上下，创造了《萌芽》历史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

为了纪念《萌芽》创刊50周年，我们选编了“《萌芽》50年精华本”，集中展示《萌芽》50年来发表的优秀作品。这套精华本分“小说卷”四本、“纪实文学卷”一本、“散文诗歌卷”一本，内容均按作品发表年代编排。从中，可以读出社会50年流变的轨迹。我们把这套书献给50年来关心和支持《萌芽》的读者们。你们有的可能已经进入老境，有的还正当盛年，也有的今天还正是生机勃勃的年轻人。几代人曾经关注过的一本刊物，就是依靠了你们的支持，才得以保持青春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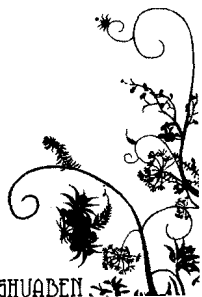
巴金先生曾经在《萌芽》创刊号上撰文《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他说，“作为编辑工作者，你们应当把自己看作这个园地的园丁，你们做的不仅是介绍、展览的工作，你们还有将‘萌芽’培养成树木的责任。”50年来，历任《萌芽》的老编辑们，就是按照巴老的要求，默默地、勤勤恳恳地经营着这个园地；我们也会继续像老编辑们一样，继续为“萌芽”培土、浇水、施肥，让文学的园地蔚然成林。

感谢50年来为《萌芽》贡献了心血的老编辑们。

感谢50年来供养了《萌芽》的读者们。



总序 ZONGXU 50岁了，还是萌芽 赵长天



MENGVA SONIAN JINGHUABEN

“虎先生”

周嘉俊

你要问我怎样在职工夜校里学习，成为一个优秀学员的吗？可说的故事有的是，唉，就是难出口。

现在我差不多成了习惯，每一次去上课，总是要准备几个钟头，才敢夹着书包到夜校里去。你要是问我哪一个句子在哪一页，哪一行，我闭着眼都能告诉你。就是这样，我心里还是像有十七八只洋老鼠在翻筋斗似的。我们姑娘家最怕老师提问，答不上来，像木头人站在那里，那才羞煞人哩！

我以前总认为语文课便当，不像代数、几何那么难。我想自己能看懂小说，还读什么语文呢？到后来，一听说今天是上语文，我全身都会不自在起来。有一次，我实在没有复习好功课，就缺了一堂。仅仅是第一次，而且又只有一个钟头，我想总不要紧！假如你做先生，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吧。

就在第二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正在打扑克，嘴里还大声地喊着：“黑桃！”嗨！那个语文老师张老师竟气呼呼地赶来了。我想：糟啦，课堂里不出我的洋相，到我办公室里来了。果然是的，他一进门，也不管旁边有没有人，理一下自己的围巾，倒挺有礼貌地说：

“你昨天上课为啥不去，是懂了？”

“不，我……我不懂……”怎么搞的，我的舌头像被牛皮胶粘住似的，不听使唤啦。平时在科里人家叫我“稻熟麻雀”，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的，可是现在我结结巴巴连一句话也讲不完全。

“不懂，为啥不来？永远不想懂吗？”



“不。”我当时本想狠狠地回他几句,可是我有啥好讲呢?

“小罗,手帕掉啦!”这时站在旁边的小李,把我不知不觉中掉了的手帕塞给我。我真窘死了,恨不得往地里钻。

“下次你一定来!”张老师说不,简直是命令。

“嗯!”我涨红了脸,答应了他。真气人,我又不是专门来读书的,你也不过兼了个夜校教师,为啥要这么凶呢!

下一次我真的去啦,教室里人坐得满满的。上别门课时,总有几个人缺席;他上课谁也不敢不到,大概也怕挨训吧,真可笑!我低着头走进去,张老师开始讲课了:

“现在讲鲁迅先生写的《故乡》……”他从段落大意讲到文章结构,再讲到什么主题思想、人物分析。

不一会工夫,他开始在课堂里走来走去。我们早就暗中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虎先生”。这时,大家小声地说:

“老虎饿啦,当心拖人!”

他的两只眼睛像道电光,闪来闪去,越想避开他,就越是碰着他。终于一个人被他叫起来了:

“请回答,闰土为什么会变成像木偶一样的人呢?”

“因为多子、苛税、官、匪……”

虽然没有叫着我,我也吓得直发抖。一个人回答完了,他眼睛里两道电光又打起来。不料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事,偏偏叫到了我:

“罗娟英回答!”

我清楚地听到是在叫我,汗毛一根根直竖,心里着慌,站了好几次才从座位上站起来。

“你对杨二嫂是怎么看的?”

一提起杨二嫂的名字,我的脑子里就出现了一个尖嘴小脚,头上缠着“繛繛头”,嘴唇涂得像猴屁股一样红,走一步扭三扭的怪相。我轻松地回答:

“是开豆腐店剥削人的,她贪图小利。哦,还有她侮辱闰土,人家叫她‘豆腐西施’,是坏人!”

我还以为回答得不错呢!不料老师把书和粉笔往桌上这么一放,话就像连珠炮似的放出来。什么她是旧社会妇女被压迫的形象,什么我们应该同情她。最后他又训我说:

“读书要用脑子读,不要随便乱回答,多想想才对。”

唉,我们姑娘家总是这样,被他重声重气一说,又是当着众人的面,眼泪就扑簌簌滚了下来。我很生气,暗暗下了个决心:“情愿不识字,也不到你这里来读书啦!”

塌了女人台的“豆腐西施”,怎么叫我们同情她呢?恐怕她是他的远亲吧!但他



讲完第二遍时,我又觉得他的话挺不错了,我也为杨二嫂那种处境而伤心起来。

这天下课,我第一次发现他和我同坐一辆公共汽车回家。我睨了他一眼,他穿着那件卡其布中山装,外面罩了一件棉袄,脸膛瘦骨伶仃的。在公共汽车上,他又和我谈起了科里的劳动竞赛问题,后来他又和我谈起了电影《平原游击队》。从他那里我又知道了“泽尼特”和“狄那莫”都是苏联的著名足球队,但“泽尼特”没有“狄那莫”好,我想他也许是个足球迷。到要下车时,我才知道他也是住在工人住宅区曹杨新村里的,和我相隔一排房子。据他告诉我的门牌,我们两家还是窗口对窗口,当中只相距一百公尺。

这时我就猜起来了,也许就是那个每晚十一二点钟才熄灯的窗口吧,可是他为什么要熬到半夜呢,是“夜游神”还是铜打铁铸的呢?

巧得很,那天科里谈起节约电的问题。我就说:

“我家对过的那个窗口,每天总要到深更半夜才熄灯。”

“那就是教你书的张雄志老师呗。”科里的小李立刻就说。

“真的吗?”

“我不骗你!我住在他家隔壁,我也不知道他每晚在搞些什么。有一天,我从门缝里望进去,噫,他是在发神经病吧!他一个人在那里指手画脚。再一看,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天蓝色封面的书,这我知道,就是我们科里也有的那本《苏联机械工业管理百科全书》,旁边还有一大堆练习本。他手里拿着书,自言自语地讲着:‘同学们,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认识……’我恐怕笑出声,没听完拔脚就往房间里跑。”

“啊呀,这不是要搞垮身体吗?”我挺起眉毛说。

我真为他担心,他家里怎么没有人照顾呢?我想问问小李的,可是你说,一个姑娘家怎么好意思问一个青年男人的家庭情况呢?

“你不知道?他是咱们厂里的先进工作者,你忘了他就是制订‘订货分析单’的人。人家帮助咱们科解决了多大的问题,据说还受到过苏联专家的表扬。科里事情没做好,他也带回家去做。你不知道,他小学没毕业,现在已经能懂高等数学了。”小李又说。

从那时候起,每晚临睡前,我总要伏在窗口,看着对面终夜不熄灯的窗口。十二月的寒风飕飕吹来,我也不觉得冷。我好像在风中听到了他的读书声,一直到电灯熄了,我才安心地睡去。有时妈妈笑着对我说:

“傻丫头,你呆看啥呀?那边有宝贝吗?”

我听妈这么一说,连忙转过身来继续做我的功课。用手摸一摸自己的脸,却是滚烫滚烫的,我知道自己的脸红了。

从这以后,我重视起语文课来了,他提的问题也能答出十之八九。说起来也羞人,我每看见他一次,总觉得他越来越瘦。我想,虽然家里没有人照顾,一个二十四五岁的人难道管不了自己?唉,不过没有人照顾总是不行的。说实话,我一天比一



天关心他了。有时发现他衣服上掉了一个扣子,有时发现他那条白手帕变成了灰黑色。

“嗯,连手帕都懒得洗,他家里真没有人吧?嗨,又去傻想啦!”我制止了自己,但那条脏手帕在我眼里跳起舞来,闭上眼睛也看得见呢。

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有一天上课,我突然发现课室里多了好几个陌生面孔。我望望“虎先生”,他面不改色;我又问了旁边的小黄,才知道那是各厂夜校教员来观摩他教书的。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对小黄低声地说:

“这些人也真的没事做事做,他们是来看‘虎先生’怎样管教梅花鹿的吧!”

可是,这一课人家听得特别出神,我也觉得有了一些光彩,连咳嗽都熬住了。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心里还不住地说:“千万不能讲错,千万……”

好不容易才下课,那堆陌生人中间的一位高个子,拉着张老师说:

“你讲得好极啦,我们要好好地向你学习。”

以后他们讲什么,我可没有听见,因为我发现旁边的小黄突然呕吐起来。这时别同学已经走光,我忙去帮助她。

张老师也急忙走过来,从袋里拿出手帕,在小黄的嘴上揩起来。我连忙去拿扫帚来,把吐出的东西扫干净。张老师望了我一眼,说:

“你回家去吧,晚了公共汽车就没有了。小黄有我送她回去。”

他从身上脱下棉袄,披在小黄身上。那时正是化雪天气,常言说:“下雪不冷化雪冷。”再加上那呼呼的西北风,一直吹到你骨节眼里去,更冷得受不了。时间已经很晚啦,几颗星星在天上没精打采地捉迷藏。他的面孔我看不出,反正我听到他牙齿发出“咯吱”的声音。我说:

“你拿我的大衣穿一下吧,回头要冷的。”

“唔,不要紧。你快点回家吧,明天还要工作呢。”

“不,你还是拿着的好。”我不等他答应,就把大衣往三轮车上一扔,掉头就跑。跑了几步,我想起那件大衣不但是女式的,而且是大红的,不要因此而闹出大笑话来。想到这里,我双颊羞得热辣辣的,亏得是在晚上没有人看见。后来我想:“有什么难为情的,我又没有做什么不明白的事。”

回到家里,我就睡了,想尽快忘记这件事。可是怎么也忘记不了,整整半夜,在床上翻来覆去,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我的语文成绩慢慢好了起来,测验总在80分以上。可是,你以为他会因此对我客气些,那才不呢?有时候还是那样凶地训我。

有一次,因为我回答不出问题,下课的时候,他对我说:

“礼拜天到厂里来,我替你补课。”

“好!”我原是想拒绝的,但这怎么能呢?学生难道还要在先生面前摆架子吗?虽然他讲话常常把我刺痛,但是我现在倒也喜欢和他在一起了。听别的同学说,他



每个礼拜总要替一两个学生补课。

在回家的路上,我慢慢地走着,一面想:“他难道只是我的语文教师,而我只是他的学生吗?唉,想到哪里去了。你看他的工作、学习、教书……真太好了,我要好好学习。”这就是我最后的结论。

礼拜天,我到厂里,他替我补《永不掉队》那一课。后来他又问了我几个物理问题,我都答出来了。我记得,为了说明我的语文和化学不好,不是我笨,说过这样的话:

“张老师,一般讲起来,化学和语文应用范围小,比较次要……”

这可把他惹恼了。

“你说什么!国家需要青年人全面发展。国家正在建设许多几万人的大工厂,厂里那种精密机器的转动,全需要科学知识。你不知道,机器知道的东西要比你多。”他缓和了一下口气,又说:“脑子不是装饰品,知识要丰富再丰富,就像地层里的矿藏。待祖国需要的时候,就这样拉开胸怀,给你,亲爱的祖国!”

他的话像滔滔的流水,我听得出了神。他继续说道:

“祖国需要千千万万的建设人才,但不需要只懂数学而不懂化学的人,更不需要对祖国语文一窍不通的人。你啊,错啦!”

我只低着头听着,他又声色俱厉地说下去:

“我也喜欢下班后休息休息,我既然做了你们的兼职教员,你可小心,我将来不但要考问你语文,我还要考问你化学。”

时间不早了,见他要走了,我替他整理好簿子。忽然,我看到他的一本书里有两张电影票,我细看了一眼,是当天的,而且写着“2”字。时间已经五点钟了,啊!我已经妨碍他们去看电影了。同他去看电影的人是谁呢?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怪不好受。

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到我的心情,带上手套要走了。我看见他三个手指已露在外面,就瞟他一眼,抿嘴一笑说:

“老师!你的手套破了,脱下来我替你补吧!”

“你肯吗?”他柔和的眼光看了看我说。

对啦,我记得他当时还笑了,笑得真动人。我那时才真正地知道叫他“虎先生”是错了。

“是你的怎么不肯呢?”我话刚出口,脸却又红了。

他脱下手套,轻轻地放在我的手上,转身走了。

我回到家里,两张电影票又在我脑子里翻滚起来,我感到难受,好像少了一样自己心爱的东西。但我又想,我有什么理由难受呢?我暗自寻思道:“他一定有个女朋友,而且是一个只知道要他陪她玩,却不知道料理他生活的人。”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就问小李:

“那个张老师家里怎么没有人啊,弄得七零八落的。”



“因为他是单身汉，家里只有个60岁的妈妈。”

“真的？”

“千真万确。不过，他对妈妈可真好，衣服也不叫她洗，劳动竞赛中得来的奖金，不是自己买书，就给他妈妈买衣料，每个礼拜还陪她去看电影。”

我那时才放下了心。后来，一下课我就帮他整理书本，好让他早回家休息。手帕脏了，我就拿过来洗，慢慢地在我的藤篮里也出现了他的袜子。他呢，总是说句：“谢谢！谢谢！”

我们以后的关系，怎么说呢？有一天科里的小李突然对我挺有意思地眯着眼，说：

“你读书的收获真不小啊。”

“我努力得还不够！我的功课比起好的同学来还差远了哩！”

这句话总不会错吧，可是背后传出了同学们吃吃的笑声。小李把嘴靠在我耳边，调皮地说：

“鹿小姐和‘虎先生’轧朋友，可当心给老虎吃了。”

“去你的，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我故意虎起脸说。

这也怪我不好，为啥过去我们在背后给他取个外号叫“虎先生”呢？

原载《萌芽》1956年第1期



MENGVA SONIAN JINGHUADEN

永不熄灭的火焰(节选)

灵 枫

六

在宿舍里,丁坚和几个青年工人,不住地摇着芭蕉扇。天气闷热得很。

小杨站在窗前,向外一望,柳树停止了摆动,天上也没有飘动的云块。她不住地用手帕揩擦额上的汗珠。

这时候,姚得志抱着一只大西瓜奔进来,放在桌上。小杨用雪亮的刀切开西瓜,姚得志先抢了一块啃着说:

“好瓜!”

丁坚摇着扇,看着这个小伙子,心里在夸奖他:“真行!”自从他的铣床安全装置的建议批下之后,不到两天就安装好了,无情的铣床再也不会咬断工人的手了。他和金师傅又创造了一副提高效率 30 倍的铣模。

“姚得志,这可危险呀。”丁坚半认真半恐吓地对他说,“小杨同志在切瓜,你就抢,又没有安全装置!”

“不要紧,我这只手是刀枪不入的。”姚得志笑着说道,“丁厂长,我们大家欢迎你再讲一个战斗故事!”

“大家吃瓜吧。”小杨放下了切瓜的刀,“姚得志,你倒真会‘盗用民意’!”

姚得志瞅了小杨一眼,做了一个鬼脸,笑着说:

“嘻嘻,杨秘书,你走厂长路线,不走群众路线了……”姚得志又对丁坚说,“我说大家欢迎你讲战斗故事。不相信,请你问问看!”姚得志用手指着大家。

小伙子们响起了一阵掌声。

“好,大家吃瓜吧,我来讲……”



大家安静下来,听丁坚讲了一个津浦前线捉特务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48年冬天。那时节,苏鲁地区飘着洁白的雪花,两淮平原却是烽火连天,国民党军队不甘心淮海前线的惨败,派了一组特务,企图炸毁泰山西麓的铁路、桥梁和坡道,阻挠我军的支前工作。

线路抢修大队长姚军和军医刘逸(就是姚军的爱人)、中队指导员张子文带了一队人,日夜赶往前方,不想在涵洞里和埋藏炸药的匪徒碰上了。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六个匪徒被打死、三个被活捉。英勇的医生刘逸在战斗中牺牲了。姚队长追赶一个匪魁,在老虎崖上和他搏斗,脚下雪一滑,两个人同时摔下了崖去。敌人摔死了,姚军也跌断了腿……

大家屏息听到故事的最后,都不禁为主人公的命运蹙紧眉头。故事一讲完,小杨扬起眉毛担心地问:

“那位姚队长还活着?”

“活着。他和大家一样,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奋斗!”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姚得志向窗外一望,只见乌云满天,远方还响着闷雷。他拿起衣服,对大家说:

“要下雨了,我们快走吧。厂长忙了一天,也该休息了。”

小伙子们一走,房间里只留下小杨一个客人。小杨把丁坚散放在桌上、椅上的书本,一本一本插在书架上;把他的床单、枕头拉平整,又把枕边的书随手翻了一下。忽然,她发现有一张照片夹在书页里。她一看,脸有点发烧,心好像要跳出来。照片上是丁坚和一个姑娘亲密地在一起,都是穿军装的。小杨红着脸问丁坚道:

“你的爱人吗?多幸福的一对。”

一刹那间,她发现丁坚痛苦地在咬着嘴唇。

“你牵挂她,就请求组织把她调来吧!”

“她永远不会回来了。五年前,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讲一句话就永别了。”丁坚从小杨的手中把照片拿过来,细细地又看了一会,“她是一个医生。”

小杨的眼珠滴溜溜地转了几转,想了一想,恍然大悟地说:“哦,她就是刚才那个故事里的刘医生,你就是姚队长,对吗?”

丁坚望着她明澈的眼睛没有作声。

小杨转身走到窗前,嘴里说:“要下雨了。”却偷偷地拿手帕抹掉了一滴夺眶而出的泪珠。

轰然的雷声,夹着闪电,冲破了晚上的安静。

“小杨,你再坐一会吧,我有一篇新闻稿子明天要赶着发出去,想要请你抄一下。”



“你还写稿？”小杨诧异地问道。

“你笑我写不好？还是不该写？”

“都不是。我是奇怪你哪来这许多精力，样样都插一手，真是一个‘万能博士’！”

丁坚坐了下来，在桌上摊开稿纸：“当博士够不上，做一个社会活动家是可以争取得到的。”

“哦，最近报上关于我们工厂的报道，都是你写的？”小杨挨近他的桌子，问。

“也有工人写的，也有我写的。他们的辛勤劳动、日新月异的创造，都是写稿的源泉……”

小杨关切地说：“你很忙，身体又比不上别人，报纸上的稿子，那就多让工人去写。自己要注意身体！”

“不。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为党做更多更好的工作。”丁坚的脸上现出严肃的神色。他说话的声音比平时响了一倍，“一个残废人，不论对工作、对学习，他的心里更应当有一股永下熄灭的火焰。在生活中，再没有比掉队更使我恐惧的了。”

“在生活中，再没有比掉队更使我恐惧的了。”小杨背书似的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她想着丁坚平时的为人，觉得这句话特别使她感动。但忽然，她抿着嘴笑了：“你这句话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书里的。对吗？”

“好像是吧，不过记不清楚了。”

“我说呀，你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书读得太熟了，连你自己的话和书里的话都闹不清啦。”

室外，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风发出狂怒的啸声，把窗门吹得“咯吱咯吱”作响。

丁坚已经低头在稿纸上开始写字，只听到笔尖在纸上滑动的刷刷声。他头也不抬地低声说：“真的要下雨了，小杨，你还是回去吧。”

小杨跑去把窗子关好：“下就下吧，船在港里，人在家里，急什么？”

她索性端了一张椅子在丁坚的桌子旁边坐下。她看了几页书，又抬头看看丁坚。恰好，这时丁坚也正抬头看她，两人目光相遇，她怪不好意思地一笑，躲开了他的目光，假装望着窗外。

七

“你用的是什么刀，切削得这么深？”

丁坚站在镗床旁边很久了，两条腿已经有点疲倦。他撑着双拐，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满脸雀斑的青年工人，一会又把轴钢看了又看。